

| | | | |
|-----|---|---|---|
| 漢書門 | | | |
| 四 | 四 | 一 | 七 |
| 二 | 二 | 九 | 七 |
| 冊 | 架 | 函 | 號 |

| | | | |
|------|---|---|---|
| 內閣文庫 | | | |
| 八 | 四 | 一 | 七 |
| 函 | 冊 | 架 | 號 |

| | |
|------|-----------|
| 內閣文庫 | |
| 番號 | 漢 4417 |
| 冊數 | 18 (18) |
| 函號 | 280 70 |



隋書卷八十一

列傳第四十六

東夷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刑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肯重修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高麗

高麗之先出自夫餘夫餘王嘗得河伯女因閉於室內
為日光隨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殼
而出名曰朱蒙夫餘之臣以朱蒙非人所生咸請殺之
王不聽及壯因從獵所獲居多又請殺之其母以告朱

蒙朱蒙棄夫餘東南走過一大水深不可越朱蒙曰我
是河伯外孫日之子也今有難而追兵且及如何得度
於是魚鼈積而成橋朱蒙遂度追騎不得濟而還朱蒙
建國自號高句麗以高為氏朱蒙死子閻達嗣至其孫
莫來興兵遂并夫餘至裔孫位宮以魏正始中入寇西
安平毋丘儉拒破之位宮玄孫之子曰昭列帝為慕容
氏所破遂入九都焚其宮室大掠而還昭列帝後為百
濟所殺其曾孫璉通使後魏璉六世孫湯在周遣使朝
貢武帝拜湯上開府遼東郡公遼東王高祖受禪湯後
遣使詣闕進授大將軍改封高麗王歲遣使朝貢不絕

其國東西二千里南北千餘里都於平壤城亦曰長安
城東西六里隨山屈曲南臨浪水復有國內城漢城並
其都會之所其國中呼為三京與新羅每相侵奪戰爭
不息官有大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對盧次意侯奢次
烏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禱奢次翳屬
次仙人凡十二等復有內評外評五部禱薩人皆皮冠
使人加插鳥羽貴者冠用紫羅飾以金銀服大袖衫大
口袴素皮帶黃革屨婦人裙襦加襖兵器與中國略同
每春秋校獵王親臨之人稅布五匹穀五石遊人則三
年一稅十人共細布一匹租戶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

逆者縛之於柱焚而斬之籍沒其家盜則償十倍用刑
既峻罕有犯者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吹
廬以和曲每年初聚戲於泚水之上王乘腰輦列羽儀
以觀之事畢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爲二部以水石相
濺擲誼呼馳逐再三而止俗好躡蹠潔淨自喜以趨走
爲敬拜則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搖手性多詭伏父子
同川而浴共室而寢婦人淫奔俗多遊女有婚嫁者取
男女相悅然卽爲之男家送猪酒而已無財聘之禮或
有受財者人共耻之死者殯於屋內經三年擇吉日而
葬居父母及夫之喪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終哭泣葬

則鼓儻作樂以送之埋訖悉取死者生時服翫車馬置
於墓側會葬者爭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開皇初頻有
使人朝及平陳之後湯大懼治兵積穀爲守拒之策七
十年上賜湯璽書曰朕受天命愛育率土委王海隅宣
揚朝化欲使圓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歲常朝
貢雖稱藩附誠節未盡王旣人臣須同朕德而乃驅逼
鞅鞢固禁契丹諸藩頓顙爲我臣妾忿善人之慕義何
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數不少王必須之自可闢
奏昔年潛行財貨利動小人私將弩手逃竄下國豈非
脩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聞故爲盜竊時命使者撫

慰王藩本欲問彼人情教彼政術王乃坐之空館嚴加
防守使其閉目塞耳永無聞見有何陰惡弗欲人知禁
制官司畏其訪察又數遣馬騎殺害邊人屢聘姦謀動
作邪說心在不賓朕於蒼生悉如赤子賜王土宇授王
官爵深恩殊澤彰著遐邇王專懷不信恒自猜疑常遣
使人密覘消息純臣之義豈若是也蓋當由朕訓導不
明王之愆違一已寬恕今日已後必須改革守藩臣之
節奉朝正之典自化爾藩勿忤他國則長享富貴實稱
朕心彼之一方雖地狹人少然普天之下皆為朕臣今
若黜王不可虛置終須更選官屬就彼安撫王若洒心

易行率由憲章卽是朕之良臣何勞別遣才彥也昔帝
王作法仁信為先有善必賞有惡必罰四海之內具聞
朕旨王若無罪朕忽加兵自餘藩國謂朕何也王必虛
心納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懷異圖往者陳叔寶代在江
陰殘害人庶驚動我烽候抄掠我邊境朕前後誠勅經
歷十年彼則恃長江之外聚一隅之衆悖狂驕傲不從
朕言故命將出師除彼凶逆往來不盈旬月兵騎不過
數千歷代逋寇一朝清蕩遐邇又安人神胥悅聞王歎
恨獨致悲傷黜陟幽明有司是職罪王不為陳滅賞王
不為陳存樂禍好亂何為爾也王謂遼水之廣何如長

江高麗之人多少陳國朕若不存含育責王前愆命一將軍何待多力慙懃曉示許王自新耳宜得朕懷自求多福湯得書惶恐將奉表陳謝會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爲上開府儀同三司襲爵遼東郡公賜衣一襲元奉表謝恩拜賀祥瑞因請封王高祖優冊元爲王明年元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遼西營州總管韋沖擊走之高祖聞而大怒命漢王諒爲元帥總水陸討之下詔黜其爵位時餽運不繼六軍乏食師出臨渝關復遇疾疫王師不振及次遼水元亦惶懼遣使謝罪上表稱遼東糞土臣元云云上於是罷兵待之如初元亦歲遣

朝貢煬帝嗣位天下全盛高昌王突厥啓人可汗並親詣闕貢獻於是徵元入朝元懼藩禮頗闕大業七年帝將討元之罪車駕度遼水上營於遼東城分道出師各頓兵於其城下高麗率兵出拒戰多不利於是皆嬰城固守帝令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麗若降者卽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盡師老轉輸不繼諸軍多敗績於是班師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武厲遷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之乃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

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玄感作亂反書至帝大懼即日
六軍並還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麗高麗具知事實
悉銳來追殿軍多敗十年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人
多流亡所在阻絕軍多失期至遼水高麗亦困弊遣使
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
款仍以俘囚軍實歸至京師以高麗使者親告於太廟
因拘留之仍徵元入朝元竟不至帝勅諸軍嚴裝更圖
後舉會天下大亂遂不克復行

百濟

百濟之先出自高麗國其國王有一侍婢忽懷孕王欲
殺之婢云有物狀如雞子來感於我故有娠也王捨之
後遂生一男棄之廁溷久而不死以爲神命養之名曰
東明及長高麗王忌之東明懼逃至淹水夫餘人共奉
之東明之後有仇台者篤於仁信始立其國于帶方故
地漢遼東太守公孫度以女妻之漸以昌盛爲東夷強
國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歷十餘代代臣中國前史
載之詳矣開皇初其王餘昌遣使貢方物拜昌爲上開
府帶方郡公百濟王其國東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
餘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
長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德率次杆率次柰率次將德

服紫帶次施德皂帶次固德赤帶次李德青帶次對德
以下皆黃帶次文督次武督次佐軍次振武次剋虞皆
用白帶其冠制並同唯柰率以上飾以銀花長史三年
一交代畿內爲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居焉五方各有方
領一人方佐二之方有十郡郡有將其人雜有新羅高
麗倭等亦有中國人其衣服與高麗略同婦人不加粉
黛辮髮垂後已出嫁則分爲兩道盤於頭上俗尚騎射
讀書史能吏事亦知醫藥著龜占相之術以兩手據地
爲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箏篳篥箏箏箎笛之樂投壺
圍碁樗蒲握槊弄珠之戲行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爲歲

首國中六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劓氏肸氏貞氏國氏木
氏苗氏婚娶之禮略同於華喪制如高麗有五穀牛猪
雞多不火食厥田下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
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廟於國城歲四祠
之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平陳之歲有一
戰船漂至海東躡牟羅國其船得還經于百濟昌資送
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賀平陳高祖善之下詔曰百濟王
旣聞平陳遠今奉表往復至難若逢風浪便致傷損百
濟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雖遠事同言面何必數
遣使來相體悉自今以後不須年別人貢朕亦不遣使

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開皇十八年昌使其長史
王辯那來獻方物屬興遼東之役遣使奉表請爲軍導
帝下詔曰往歲爲高麗不供職貢無人臣禮故命將討
之高元君臣恐懼畏服歸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
使而遣之高麗頗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昌死子餘宣
立死子餘璋立大業三年璋遣使者燕文進朝貢其年
又遣使者王孝鄰入獻請討高麗煬帝許之令覘高麗
動靜然璋內與高麗通和挾詐以窺中國七年帝親征
高麗璋使其臣國智年來請軍期帝大悅厚加賞錫遣
尚書起部郎席律詣百濟與相知明年六軍度遼璋亦

新羅

嚴兵於境聲言助軍實持兩端尋與新羅有隙每相戰
爭十年復遣使朝貢後天下亂使命遂絕其南海行三
月有舳舻羅國南北千餘里東西數百里土多麋鹿附
庸於百濟百濟自西行三日至新羅國云

新羅國在高麗東南居漢時樂浪之地或稱斯羅魏將
母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
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
耐韓穢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
傳祚至金真平開皇十四年遣使貢方物高祖拜真平

爲上開府樂浪郡公新羅王其先附庸於百濟後因百濟征高麗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百濟附庸於迦羅國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于貴如相國次伊尺千次迎千次破彌十次大阿尺千次阿尺千次乙吉千次沙咄千次及伏千次大奈摩千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其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俱有屯管部伍風俗刑政衣服略與高麗百濟同每正月旦相賀王設宴會班賚羣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設樂令官人射賞以馬布其有大事則聚羣而詳議而定之服色尚素婦人辮髮繞頭以雜綵及珠爲飾婚嫁之禮唯酒食而已輕重隨貧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卽拜夫死有棺斂葬起墳陵王及父母妻子喪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陸兼種其五穀果菜鳥獸物產略與華同大業以來歲遣朝貢新羅地多山險雖與百濟構隙百濟亦不能圖之

靺鞨

靺鞨在高麗之北邑落俱有會長不相總一凡有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勝兵數千多驍武每寇高麗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勝兵七千其三曰安

車骨部在伯咄東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其五曰
號室部在拂涅東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其七
曰白山部在粟末東南勝兵並不過三千而黑水部充
爲勁健自拂涅以東矢皆石鏃卽古之肅慎氏也所居
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弗瞞咄東夷中爲強國有徒太
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羆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殺
地卑濕築土如堤鑿穴以居開口向上以梯出入相與
偶耕土多粟麥稌水氣鹹生鹽於木皮之上其畜多猪
嚼米爲酒飲之亦醉婦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
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潔其俗姪而妬其妻外姪人有

告其夫者夫輒殺妻殺而後悔必殺告者由是姪姪之
事終不發揚人皆射獵爲業角弓長三尺箭長尺有二
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藥傳矢以射禽獸中者立死開皇
初相率遣使貢獻高祖詔其使曰朕聞彼土人庶多能
勇捷今來相見實副朕懷朕視爾等如子爾等宜敬朕
如父對曰臣等僻處一方道路悠遠聞內國有聖人故
來朝拜旣蒙勞賜親奉聖顏下情不勝歡喜願得長爲
奴僕也其國西北與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後因其使來
高祖誠之曰我憐念契丹與爾無異宜各守土境豈不
安樂何爲輒相攻擊甚乖我意使者謝罪高祖因厚勞

之令宴飲於前使者與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戰鬪之
容上顧謂侍臣曰天地間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
甚也然其國與隋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與高
麗戰頗敗其衆渠帥度地稽率其部來降拜爲右光祿
大夫居之柳城與邊人來往悅中國風俗請被冠帶帝
嘉之賜以錦綺而褒寵之及遼東之役度地稽率其徒
以從每有戰功賞賜優厚十三年從帝幸江都尋放歸
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亂密遣兵邀之前後十餘戰僅而
得免至高陽復沒於王須拔未幾遁歸羅藝

流求國

流求國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其多
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刺梵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
也彼王人呼之爲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羅檀
洞壘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爲藩王所居舍其大一寸
六間瑠刻禽獸之圖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
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子
帥並以善戰者爲之自相樹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
白紵繩纏髮從項後盤繞至額其男子用鳥羽爲冠裝
以珠貝飾以赤毛形製不同婦人以羅紋白布爲帽其
形正方織闔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爲衣製裁不一

綴毛垂螺爲飾雜色相間下垂小貝其聲如珮綴鎗施
釧懸珠於頸織藤爲笠飾以毛羽有刀稍弓箭劍鉞之
屬其處少鐵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輔助之編紵爲甲或
用熊豹皮王乘木獸令左右輦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
人小王乘机鏤爲獸形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
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爲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
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罵因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
皆走遣人致謝卽共和解收取鬪死者共聚而食之仍
以髑髏將向王所王則賜之以冠使爲隊帥無賦歛有
事則均稅用刑亦無常准皆臨事科決犯罪皆斷於鳥

丁帥不伏則上請於王王令臣下共議定之獄無枷鎖
唯用繩縛決死刑以鐵錐大如筋長尺餘鑽頂而殺之
輕罪用杖俗無文字望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藥枯以
爲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亦有小慧無君臣上下
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男子拔去髭鬚身上有
毛之處皆亦除去婦人以墨黥手爲蟲蛇之文嫁娶以
酒肴珠貝爲聘或男女相悅便相匹偶婦人產乳必食
子衣產後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復以木槽中暴
海水爲鹽木汁爲酢釀米麩爲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
偶得異味先進尊者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名而後

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杯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
一人唱衆皆和音頗哀怨扶女子上膊搖手而舞其死
者氣將絕舉至庭親賓哭泣相弔浴其屍以布帛纏之
裹以葦草親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爲父者數月不食肉
南境風俗少異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有熊羆豺狼充
多猪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
持一挿以石爲尺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稻梁床
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楓栝樟松榿楠杉梓竹
藤果藥同於江表風土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
神祭以酒肴鬪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或依茂樹

起小屋或懸髑髏於樹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繫幡以爲
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髏以爲佳人間門戶上必
安獸頭骨角大業元年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
風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煬
帝令羽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何蠻言之遂與蠻俱
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復令寬
慰撫之流求不從寬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
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_{用也}帝遣武賁郎將陳稜朝請
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浮海擊之至高華嶼又東行
二日至鼉鼈嶼又一日便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

從軍有崐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
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
女數千人載軍實而還自爾遂絕

倭國

倭國在百濟新羅東南水陸三千里於大海之中依山
島而居魏時譯通中國三十餘國皆自稱王夷人不知
里數但計以日其國境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
於海其地勢東高西下都於邪靡堆則魏志所謂邪馬
臺者也古云去樂浪郡境及帶方郡並一萬二千里在
會稽之東與儋耳相近漢光武時遣使入朝自稱友夫

安帝時又遣使朝貢謂之倭奴國桓靈之間其國大亂
遞相攻伐歷年無主有女子名卑彌呼能以鬼道惑衆
於是國人共立爲王有男弟佐卑彌理國其王有侍婢
千人罕有見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給王飲食通傳言
語其王有宮室樓觀城柵皆持兵守衛爲法甚嚴自魏
至于齊梁代與中國相通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
多利思比孤號阿輩雞彌遣使詣闕上令所司訪其風
俗使者言倭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天未明時出聽政
踞坐日出使停理務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大無義理
於是訓令改之王妻號雞彌後宮有女六七百人名太

子爲利歌彌多弗利無城郭內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
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次小禮
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軍尼一百
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今里長也
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服飾男子衣裘襦其袖微小履
如屨形漆其上繫之於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銀爲
飾故時衣橫幅結束相連而無縫頭亦無冠但垂髮於
兩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錦綵爲之以金銀鏤花爲
飾婦人束髮於後亦衣裘襦裳皆有襪截竹爲梳編草
爲薦雜皮爲表緣以皮有弓矢刀稍弩積斧漆皮爲

甲骨爲矢鏑雖有兵無征戰其王朝會必陳設儀仗奏
其國樂戶可十萬其俗殺人強盜及姦皆死盜者計贓
酬物無財者沒身爲奴自餘輕重或流或杖每訊究獄
訟不承引者以木墜膝或張強弓以弦鋸其項或置小
石於沸湯中令所競者探之云理曲者卽手爛或置蛇
瓮中令取之云曲者卽螫手矣人頗恬靜罕爭訟少盜
賊樂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點面文身沒水擣魚無
文字唯刻木結繩敬佛法於百濟求得佛經始有文字
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其餘節
略與華同好棊博握槊樗蒲之戲氣候溫暖草木冬青

土地膏腴水多陸少以小環挂鷓鴣項今入水捕魚日
得百餘頭俗無盤俎藉以柈葉食用手鋪之性質直有
雅風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悅者卽爲婚婦
入夫家必先跨犬乃與夫相見婦人不淫姪死者歛以
棺槨親賓就屍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製服貴人三年
殯於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屍船上陸地牽之或以
小輦有阿蘇山其石無故火起接天者俗以爲異因行
禱祭有如意寶珠其色青大如雞卵夜則有光云魚眼
精也新羅百濟皆以倭爲大國多珍物並敬仰之陌通
使往來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

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
來學佛法其國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
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
復以聞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於倭國度百濟行至
竹島南望躡羅國經都斯麻國迥在大海中又東至一
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
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國以
東皆附庸於倭倭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
鳴鼓角來迎後十日又遣大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
勞旣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大悅曰我聞海西有大隋

禮義之國故遣朝貢我夷人僻在海隅不聞禮義是以
稽留境內不即相見今故清道飾館以待大使冀聞大
國惟新之化清谷曰皇帝德並二儀澤流四海以王慕
化故遣行人來此宣諭既而引清就館其後清遣人謂
其王曰朝命既達請即戒塗於是設宴享以遣清復令
使者隨清來貢方物此後遂絕

史臣曰廣谷大川異制人生其間異俗嗜欲不同言語
不通聖人因時設教所以達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
居與中夏懸隔然天性柔順無獷暴之風雖縣邈山海
而必以道御夏殷之代時或來王暨箕子避地朝鮮始

有八條之禁踈而不漏簡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載不絕
今遼東諸國或衣服參冠冕之容或飲食有俎豆之器
好尚經術愛樂文史遊學於京都者往來繼路或亡沒
不歸非先哲之遺風其孰能致於斯也故孔子曰言忠
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誠哉斯言其俗之可採者
豈徒楛矢之貢而已乎自高祖撫有周餘惠此中國開
皇之末方事遼左天時不利師遂無功二代承基志包
宇宙頻踐三韓之域屢發千鈞之弩小國懼亡敢同困
獸兵連不戢四海騷然遂以土崩喪身滅國兵志有之
曰務廣德者昌務廣地者亡然遼東之地不列於郡縣

久矣諸國朝正奉貢無闕於歲時二代震而矜之以爲人莫若已不能懷以文德遽動干戈內恃富强外思廣地以驕取怨以怒興師若此而不亡自古未聞之也然則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隋書卷八十一終

隋書卷八十二

列傳四十七

南蠻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南蠻雜類與華人錯居曰蜒曰獠曰俚曰獠曰奄俱無君長隨山洞而居古先所謂百越是也其俗斷髮文身好相攻討浸以微弱稍屬於中國皆列爲郡縣同之齊人不復詳載大業中南荒朝貢者十餘國其事迹多湮滅而無聞今所存錄四國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漢末交阯女子徵側之亂內縣功曹子區連殺縣令自號爲王無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亂爲逸僕隸遂教之築宮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將兵極得衆心文因間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國無嗣文自立爲王其後范佛爲晉揚威將軍戴栢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將兵擊之深入其境至梁陳亦通使往來其國延袤數千里土多香木金寶物產大抵與交阯同以埶爲城蜃灰塗之東向戶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薩婆地歌其屬官三等其一

曰倫多姓次歌倫致帝次乙他伽蘭外官分爲二百餘部其長官曰弗羅次曰可輪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璣瓔珞足躡革履時復錦袍良家子待衛者二百許人皆執金裝刀有弓箭刀槊以竹爲弩傳毒於矢樂有琴笛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衆吹蠡以卽戎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纏身冬月衣袍婦人椎髻施椰葉席每有婚媾令媒者齎金銀釧酒二壺魚數頭至女家於是擇日夫家會親賓歌儷相對女家請一婆羅門送女至男家婿盟手因牽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

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屍鼓儻導從輿至水次積薪焚之
收其餘骨王則內金鬕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鬕沉
之於海口庶人以瓦送之於江男女皆截髮隨喪至水
次盡哀而止歸則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復哭盡哀而
止盡七七而罷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
於天竺高祖既平陳乃遣使獻方物其後朝貢遂絕時
天下無事羣臣言林邑多奇寶者仁壽末上遣大將軍
劉方爲驩州道行軍總管率欽州刺史寧長真驩州刺
史李暉開府秦雄步騎萬餘及犯罪者數千人擊之其
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利方於是多掘小

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衆而陣方與戰僞北
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衆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
擊之大破之頻戰輒敗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
主十八牧皆鑄金爲之蓋其有國十八葉矣方班師梵
志復其故地遣使謝罪於是朝貢不絕

赤土

赤土國扶南之別種也在南海中水行百餘日而達所
都土色多赤因以爲號東波羅刺國西婆羅娑國南訶
羅日國北拒大海地方數千里其王姓瞿曇氏名利富
多塞不知有國近遠稱其父釋王位出家爲道傳位於

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並鄰國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步每門圖畫飛仙仙人菩薩之像縣金花鈴眊婦女數十人或奏樂或捧金花又飾四婦人容飾如佛塔邊金剛力士之狀夾門而立門外者持兵仗門內者執白拂夾道垂素網綴花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戶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衛百餘人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燄夾榻又樹二金鏡鏡前並陳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爐當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樹壹寶蓋蓋左右皆有寶扇

婆羅門等數百人東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薩陀迦羅一人陀拏達又二人迦利密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那迦一人鉢帝十人其俗等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塗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頂後男女通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鑲非王賜不得服用每婚嫁擇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樂飲酒父執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則分財別居嚙幼子與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則剔髮素服就水上構竹木爲棚棚內積薪以屍置上燒香建幡吹蠡擊鼓以送之縱火焚薪遂

落於水貴賤皆同唯國王燒訖收灰貯以金瓶藏於廟
屋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特宜稻稌白豆黑麻
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苾蕪作酒雜以紫瓜根酒色
黃赤味亦香美亦名柳漿爲酒煬帝卽位募能通絕域
者大業三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請使
赤土帶大悅賜駿等帛各百匹時服一襲而遣齎物五
千段以賜赤土王其年十月駿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
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
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師子石自是島
與連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見狼牙須國之山於是南達

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羅門鳩摩羅以船三
十艘來迎吹蠡擊鼓以樂隋使進金鑠以纜駿船月餘
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請與駿等禮見先遣人送金
盤貯香花并鏡鑷金合二枚貯香油金鏡八枚貯香水
白疊布四條以擬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時那邪迦又將
象二頭持孔雀蓋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盤以藉詔函
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羅門二人導路至王宮駿等奉詔
書上閣王以下皆坐宣詔訖引駿等坐奏天竺樂事畢
駿等還館又遣婆羅門就館送食以草葉爲盤其大方
丈因謂駿曰今是大國中人非復赤土國矣飲食踈薄

願爲大國意而食之後數日請駿等入宴儀衛導從如初見之禮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一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猪螻蛄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各以金罍置酒女樂迭奏禮遺甚厚尋遣那邪迦隨駿貢方物并獻金芙蓉冠龍腦香以鑄金爲多羅葉隱起成文以爲表金函封之令婆羅門以香花奏蠶鼓而送之旣入海見綠魚羣飛水上浮海十餘日至林邑東南並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黃氣腥舟行一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建於交趾駿以六年春與那邪迦於弘農謁帝大悅賜

駿等物二百段俱授秉義尉那邪迦等官賞各有差

真臘

真臘國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國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車渠國西有朱江國其王姓刹利氏名質多斯那白其祖漸已強盛至質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萬餘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聽政之所總大城三十城有數千家各有部帥官名與林邑同其王三日一聽朝坐五香七寶牀上施寶帳其帳以文木爲竿象牙金鈿爲壁狀如小屋懸金光燄有同於赤土前有金香鑪二人侍側

王着朝霞古貝瞞絡腰腹下垂至脛頭戴金寶花冠被
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懸金璫常服白疊以象牙爲屨
若露髮則不加瓔珞臣人服裝大抵相類有五大臣一
曰孤落支二曰高相憑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
曰多婁及諸小臣朝於王者輒以階下三稽首王喚
上階則跪以兩手抱膊遶王環坐議政事訖跪伏而去
階庭門閣侍衛有千餘人被甲持仗其國與叅半朱江
二國和親數與林邑陀栢二國戰爭其人行止皆持甲
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爲嗣王
初立之日所有兄弟並刑殘之或去一指或剽其鼻別

處供給不得仕進人形小而色黑婦人亦有白者悉奉
髮垂耳性氣捷勁居處器物頗類赤土以右手爲淨左
手爲穢每旦澡洗以楊枝淨齒讀誦經呪又澡洒乃食
食罷還用楊枝淨齒又讀經呪飲食多蘇酪沙糖杭粟
米餅欲食之時先取雜肉羹與餅相和手搗而食娶妻
者唯送衣一具擇日遣媒人迎婦男女二家各八日不
出晝夜燃燈不息男婚禮畢卽與父母分財別居父母
死如有未婚者以餘財與之若婚畢財物入宮其喪葬
兒女皆七日不食剔髮而哭僧尼道士親故皆來聚會
音樂送之以五香水燒屍收灰以金銀瓶盛送于大水

之內貧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畫之亦有不焚送屍山中
任野獸食者其國北多山阜南有水澤地氣尤熱無霜
雪饒瘴癘毒蟲土宜梁稻少黍粟果菜與日南九真相
類異者有婆那娑樹無花葉似柿實似冬瓜菴羅樹花
葉似棗實似李毗野樹花似木瓜葉似杏實似楮婆田
羅樹花葉實並似棗而小異歌畢佗樹花似林檎葉似
榆而厚大實似李其大如升自餘多同九真海中有魚
名建同四足無鱗其鼻如象吸水上噴高五六十尺有
奇胡魚其形似鮠背如鸚鵡有八足多大魚半身出水
望之如山每五六月中毒氣流行卽以白豕白牛白羊

於城西門外祠之不然者五穀不登六畜多死人衆疾
疫近都有陵伽鉢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衛
之城東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別殺人以夜
祀禱亦有守衛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
士佛及道士並立像於館大業十三年遣使貢獻帝禮
之甚厚其後亦絕

婆利

婆利國自交趾浮海南過赤土丹丹乃至其國國界東
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那伽名護濫那
婆官曰獨訶那拏次日曰獨訶氏拏國人善投輪刀其大

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其殺人及盜截其手姦者鑲其足暮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盤貯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設大祭海出珊瑚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大業十二年遣使朝貢後遂絕于時南荒有丹丹盤盤二國亦來貢方物其風俗物產大抵相類云

史臣曰禮云南方曰蠻有不火食者矣書稱蠻夷猾夏詩曰蠢爾蠻荆種類寔繁代爲紛梗自秦并二楚漢平百越地窮丹徼景極日南水陸可居咸爲郡縣暨乎境分吳蜀時經晉宋道有汗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

九宇煬帝纂業威加八荒甘心遠夷志求珍異故師出於流求兵加於林邑威振殊俗過於秦漢遠矣雖有荒外之功無救域中之敗傳曰非聖人外寧必內憂誠哉斯言也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臣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皆重修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 錦等奉

漢氏初開西域有三十六國其後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護以撫納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絕至於後漢班超所通者五十餘國西至西海東西四萬里皆來朝貢復置都護校尉以相統攝其後或絕或通漢朝以為勞敝中國其官時廢時置暨魏晉之後互相吞滅不可詳焉

陽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蜀賓得碼碯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儻女師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聞喜公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其有君長者四十四國矩因其使者入朝啗以厚利令其轉相諷諭大業年中相率而來朝者三十餘國帝因置西域校尉以應接之尋屬中國大亂朝貢遂絕然事多亡失今所存錄者二十國焉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西鮮卑徒河涉歸子也初涉歸有二子庶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廐涉歸死若洛廐統部落是

爲慕容氏吐谷渾與若洛廐不協遂西度隴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白蘭山數千里之地其後遂以吐谷渾爲國氏焉當魏周之際始稱可汗都伏侯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郎中將軍其主以阜爲情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與中國同其王公貴人多戴羃離婦人希襦辮髮綴以珠貝國無常稅殺人及盜馬者死餘坐則徵物以贖罪風俗頗同突厥喪有服制葬訖而除性皆貪恣有大麥粟豆青海周迴千餘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輒放牡馬於其上言得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

生驄駒能日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多鬣牛饒銅鐵
朱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有熱風傷
斃行旅風之將至老駝預知之則引項而鳴聚立以口
鼻埋沙中人見則知之以氈擁蔽口鼻而避其患其主
呂夸在周數爲邊寇及開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
州地曠人梗因而廢之遣上柱國元諧率步騎數萬擊
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其所署
河西總管定城王鍾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後來拒
戰諸頻擊破之俘斬甚衆呂夸大懼率其親兵遠遁其
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寧王移茲裏素
得衆心拜爲大將軍封河南王以統降衆自餘官賞各
有差未幾復來寇邊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戰爲賊
所敗子信死之汶州總管梁遠以銳卒擊之斬千餘級
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擊走之呂夸在位百年屢因
喜怒廢其太子而殺之其後太子懼見廢辱遂謀執呂
夸而降請兵於邊吏秦州總管河間王弘請將兵應之
上不許太子謀洩爲其父所殺復立其少子嵬王訶爲
太子疊州刺史杜粲請因其釁而討之上又不許六年
嵬王訶復懼其父誅之謀率部落萬五千人戶將歸國
遣使詣闕請兵迎接上謂侍臣曰渾賊風俗特異人倫

父既不慈子復不孝朕以德訓人何有成其惡逾也吾當教之以義方耳乃謂使者曰朕受命於天撫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義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親愛也吐谷渾主既是嵬王之父嵬王是吐谷渾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須陳諫若諫而不從當令近臣親戚內外諷諭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當感悟不可潛謀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爲善事卽稱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來投朕朕唯教嵬王爲臣子之法不可遠遣兵馬助爲惡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至拓拔木彌請以千餘家歸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

朕臣雖復荒遐未識風教朕之撫育俱以仁孝爲本渾賊悖狂妻子懷怖並思歸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納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復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撫任其自拔不須出兵馬應接之其妹夫及甥欲來亦任其意不勞勸誘也是歲河南王移茲哀死高祖令其弟樹歸襲統其衆平陳之後呂夸大懼遁逃保險不敢爲寇十一年呂琴卒子伏立使其兄子無素奉表稱藩并獻方物請以次居後庭上謂滕王曰此非至誠但急計耳乃謂無素曰朕知渾主欲令女事朕若依來請他國聞之便當相學一許一塞是謂不平

若並許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養欲令遂性豈可聚斂
子女以實後宮乎竟不許十二年遣刑部尚書宇文弼
撫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稱公主爲天
后上不許明年其國大亂國人殺伏立其弟伏允爲主
使使陳廢立之事并謝專命之罪且請依俗尚主上從
之自是朝貢歲至而常訪國家消息上甚惡之煬帝卽
位代元道其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
出敦煌以禦之孝慈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
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効鐵勒許
諾卽勒兵襲吐谷渾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境帝復
令觀王雄出澆河許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
衆伏允遁逃部落來降者十萬餘口六畜三十餘萬述
追之急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
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
南北二千里皆爲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
之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二千騎客
於党項帝立順爲主送出玉門令統餘衆以其大寶王
尼洛周爲輔至西平其部下殺洛周順不果入而還大
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屢寇河右郡縣不能禦焉

党項

党項羗者三苗之後也其中有宕昌白狼皆自稱獼猴種東接臨洮西平西拒葉護南北數千里處山谷間每姓別爲部落大者五千餘騎小者十餘騎織羴牛尾及羴毳毛以爲屋服裘褐披氊以爲上飾俗尚武力無法令各爲生業有戰陣則相屯聚無徭賦不相往來牧養羴牛羊脂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姪穢蒸報於諸夷中最爲甚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三年一聚會殺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爲令終親戚不哭少而死者則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橫吹擊缶爲節魏周之際數來擾邊高祖爲丞相時中原多故因此大爲

寇掠蔣公梁虜旣平王謙請因還師以討之高祖不許開皇四年有千餘家歸化五年拓拔寧叢等各率衆詣旭州內附授大將軍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復寇會州詔發隴西兵以討之大破其衆又相率請降願爲臣妾遣子弟入朝謝罪高祖謂之曰還語爾父兄人生須有定居養老長幼而乃年還乍走不羞鄉里邪自是朝貢不絕

高昌

高昌國者則漢車師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漢武帝遣兵

西討師旅頓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漢時高昌
壘故以爲國號初蠕蠕立闕伯周爲高昌王伯周死于
義成立爲從兄首歸所殺首歸自立爲高昌王又爲高
車阿伏至羅所殺以敦煌人張孟明爲主孟明爲國人
所殺更以馬儒爲王以鞏顧麴嘉二人爲左右長史儒
又通使後魏請內屬內屬人皆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
儒立嘉爲王嘉字靈鳳金城榆中人旣立又臣于茹茹
及茹茹王爲高車所殺嘉又臣于高車屬焉耆爲挹怛
所破衆不能自統請主於嘉嘉遣其第二子爲焉耆王
由是始大益爲國人所服嘉死于堅立其都城周迴一

千八百四十步於生室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
內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衛次八
長史次五將軍次八司馬次侍郎校郎主簿從事省事
大事決之於王小事長子及公評斷不立文記男子胡
服婦人褰襦頭上作髻其風俗政令與華夏略同地多
石磧氣候溫暖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
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陶酒
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之處以避外
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汚
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

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尋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客往來多取伊吾路開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堅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嗣位引致諸蕃大業四年遣使貢獻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冬歸蕃下令國中曰夫經國字人以保存爲貴寧邦緝政以全濟爲大先者以國處邊荒境連猛狄同人無咎被髮左衽今大隋統御宇

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齊向孤旣沐浴和風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辨削衽帝聞而甚善之下詔曰彰德嘉善聖哲所隆顯誠遂良典謨貽則光祿大夫弁國公高昌王伯雅識量經遠器懷溫裕丹款風著亮節遐宣本自諸華歷祚西壤昔因多難淪迫獯戎數窮毀冕翦爲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圍德加四表伯雅踰沙忘阻奉賫來庭觀禮容於舊章慕威儀之盛典於是襲纓解辨削衽曳裾變夷從夏義光前載可賜衣冠之具仍班製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領將送被以采章復見車服之美棄彼氍毹還爲冠帶之國然伯雅先臣

鐵勒而鐵勒恒遣重臣在高昌國有商胡往來者則稅之送於鐵勒雖有此令取悅中華然竟畏鐵勒而不敢改也自是歲令使人貢其方物

康國

康國者康居之後也遷徙無常不恒故地然自漢以來相承不絕其王本姓溫月氏人也舊居祁連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其國支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畢爲人寬厚甚得衆心其妻突厥達度可汗女也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城多衆居大臣三人共掌國事其

王索髮冠七寶金花衣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懷以皂巾丈夫翦髮錦袍名爲強國而西域諸國多歸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皆歸附之有胡律置於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賊盜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交易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絃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國立祖廟以六月祭之諸國皆來助祭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脩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鏡沙貳香阿薩那香瑟瑟麋皮毼氍錦疊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連年不敗大

業中始遣使貢方物後遂絕焉

安國

安國漢時安息國也王姓昭武氏與康國王同族字設力登妻康國王女也都在郝密水南城有五重環以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八尺每聽政與妻相對大臣三人評理國事風俗同於康國唯妻與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煬帝即位之後遣司隸從事杜行蒲使於西域至其國得五色鹽而返國之西百餘里有畢國可千餘家其國無君長安國統之大業五年遣使貢獻後遂絕焉

石國

石國居於藥殺水都城方十餘里其王姓石名涅國城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牀上巡遶而行散以花香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罷有粟麥多良馬其俗善戰會貳於突厥射匱可汗與兵滅之令特勒旬職攝其國事南去鏤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職以大業五年遣使朝貢其後不復至

女國

女國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爲王王姓蘇毗字末羯
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
唯以征伐爲務山上爲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
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知國
政其俗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
一日之中或數度變改之人皆被髮以皮爲鞋課稅無
常氣候多寒以射獵爲業出鎡石朱砂麝香犛牛駿馬
蜀馬尤多鹽恒將鹽向天竺與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
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則厚斂金錢求死者族
中之賢女二人一爲女王次爲小王貴人死剝取皮以

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內於
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又有樹神歲初以人祭或用
獼猴祭畢入山祝之有一鳥如雌雉來集掌上破其腹
而視之有粟則年豐沙石則有災謂之鳥卜開皇六年
遣使朝貢其後遂絕

焉耆

焉耆國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漢時舊國其王姓龍字突
騎都城方二里國內有九城勝兵千餘人國無綱維其
俗奉佛書類婆羅門婚姻之禮有同華夏死者焚之持
服七日男子剪髮有魚鹽蒲葦之利東去高昌九百里

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東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龜茲

龜茲國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姓白字蘇尼啞都城方六里勝兵者數千俗殺人者死劫賊斷其一臂并刖一足俗與焉耆同王頭繫綵帶垂之於後坐金師子座土多稻粟菽麥饒銅鐵鈇麋皮氍毹鏡沙鹽綠雌黃胡粉安息香良馬封牛東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闐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餘里東南去瓜州三千二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疏勒

疏勒國都白山南百餘里漢時舊國也其王字阿彌厥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指者卽不育都城方五里國內有大城十二小城數十勝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師子冠土多稻粟麻麥銅鐵錦雌黃每歲常供送於突厥南有黃河西帶葱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鍍汗國千里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東北去突厥牙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于闐

于闐國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閉練
都城方八九里國中大城有五小城數十勝兵者數千
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齋戒城南五十里有贊摩
寺者云是羅漢比丘比盧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
之跡于闐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
所俗無禮義多賊盜淫縱王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
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王髮年必儉土多麻麥粟稻
五果多園林山多美玉東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國
三千里西去朱俱波千里北去龜茲千四百里東北去
瓜州二千八百里大業中頻遣使朝貢

鍛汗

鍛汗國都葱嶺之西五百餘里古渠搜國也王姓昭武
字阿利柴都城方四里勝兵數千人王坐金羊牀妻戴
金花俗多朱砂金鐵東去疏勒千里西去蘇對沙那國
五百里西北去石國五百里東北去突厥牙二千餘里
東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吐火羅

吐火羅國都葱嶺西五百里與挹怛雜居都城方二里
勝兵者十萬人皆習戰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寢焉
每一人入房戶外挂其衣以爲志生子屬其長况其山

穴中有神馬每歲牧牝馬於穴所必產名駒南去滑國
千七百里東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業中遣使朝貢

挹怛

挹怛國都烏濟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
者五六千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
其國都城方十餘里多寺塔皆飾以金兄弟同妻婦人
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數爲角南去滑
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米國

米國都那密水西舊康居之地也無王其城主姓昭武
康國王之支庶守閉拙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西北
去康國百里東去蘇對沙那國五百里西南去史國二
百里東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業中頻貢方物

史國

史國都獨莫水南十里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
逖遮亦康國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勝兵千餘人俗
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
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
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曹國

曹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國無主康國
王令子烏建領之都城方三里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
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
羅闢丈有五尺高下相稱每日以駝五頭馬十疋羊一
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
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
方物

何國

何國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
亦康國王之族類字敦都城方二里勝兵千人其王坐
金羊座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
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烏那曷

烏那曷國都烏澣水西舊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
國種類字佛食都城方二里勝兵數百人王坐金羊座
東北去安國四百里西北去穆國二百餘里東去瓜州
七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穆國

穆國都烏澣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與烏那曷爲鄰其
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種類也字阿濫密都城方三里

勝兵二千人東北去安國五百里東去烏那曷二百餘里西去波斯國四千餘里東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波斯

波斯國都達曷水之西蘇蘭城卽條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庫薩和都城方十餘里勝兵二萬餘人乘象而戰國無死刑或斷手刑足沒家財或剝去其鬚或繫排於項以爲標異人年三歲已上出口錢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屍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師子座傳金屑於鬚上以爲飾衣錦袍加瓔珞於其上土多良馬大

驢師子白象大鳥卵真珠頗黎獸魄珊瑚瑠璃碼瑙水精瑟瑟呼洛羯呂騰火齊金剛金銀瑜石銅鑛鐵錫錦疊細布氎氎毼毼護那越諾布檀金縷織成赤麋皮朱沙水銀薰陸鬱金蘇合青木等諸香胡椒畢撥石蜜半蜜千年棗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貢獻西去海數百里東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東去瓜州萬一千七百里煬帝遣雲騎尉李昱使通波斯尋遣使隨昱貢方物

漕國

漕國在葱嶺之北漢時劉賓國也其王姓昭武字順達
康國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勝兵者萬餘人國法嚴整
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淫祠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
極華金銀鑠爲屋以銀爲地祠者日有千餘人祠前有
一魚脊骨其孔中通焉騎出入國王戴金魚頭冠坐金
馬座上多稻粟豆麥饒象馬封牛金銀鑲鐵氍毹朱砂
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鹽阿魏藥白附子北
去帆延七百里東北去劫國六百里東北去瓜州六千
六百里大業中遣使貢方物

附國

附國者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卽漢之西南夷也有嘉良
夷卽其東部所居種姓自相率領土俗與附國同言語
少殊不相統一其人並無姓氏附國王字宜繪其國南
北八百里東西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
復讎故壘石爲礮而居以避其患其礮高至十餘丈下
至五六丈每級丈餘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礮上方二
三步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上通夜必關閉以
防賊盜國有二萬餘家號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繫之
會帥重罪者死輕罪罰牛人皆輕捷便於擊劔漆皮爲
牟甲弓長六尺以竹爲弦妻其羣母及嫂兄弟死父兄

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死屍高
牀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
舞劍而呼云我父爲鬼所取我欲報寃殺鬼自餘親戚
哭三聲而止婦人哭必以兩手掩面死家殺牛親屬以
賸酒相遺共飲噉而瘞之死後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
親賓殺馬動至數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
爲帽形圓如鉢或帶氍毹衣多毛毼皮表全剥牛脚皮
爲靴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爲首飾肩前懸
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
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大業四
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
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欲獻良馬以路險不通請開山
道以脩貢職煬帝以勞人不許嘉良有水闊六七十里
附國有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爲舟而濟附國南有
薄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亘數千里
接於党項往往有羗大小左封昔衛葛延白狗向人望
族林臺春桑利豆迷桑婢藥大硤白蘭比利摸徒那鄂
當迷渠步桑悟千碣並在深山窮谷無大君長其風俗
略同於党項或役屬吐谷渾或附附國大業中來朝貢
緣西南邊置諸道總管以遙管之

史臣曰自古開遠夷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鑿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劍投軀萬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來遠之名臣殉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煬帝規摹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其心故萬乘親出王門關置伊吾且末而關右暨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若使北狄無虞東夷告捷必將脩輪臺之戍築烏壘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條支之烏卵往來轉輸將何以堪其蔽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邊或道蹙相望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於清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毒若深思卽叙之義固辭都護之請返其千里之馬不求白狼之貢則七戎九夷候風重譯雖無遼東之捷豈及江都之禍乎

隋書卷八十三終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第四十九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行推

勅重較刊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廣等奉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旨重修承德郎司業臣加修一級臣黃錦等奉

突厥

突厥之先平涼雜胡也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於鐵作金山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為突厥因以為號或云其先國於西海之上為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至一兒不

萬曆二十六年刊

隋書卷八十四

列傳

忍殺別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一牝狼每啣肉至其所
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有孕焉彼鄰
國者復令人殺此兒而狼在其側使者將殺之其狼若
爲神所憑歛然至於海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
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莽草地方二百餘里其
後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是賢遂爲君長故牙門
建狼頭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賢設者率部落出於穴中
世臣茹茹至大葉護種類漸強當後魏之未有伊利可
汗以兵擊鐵勒大敗之降五萬餘人遂求婚於茹茹茹
茹主阿那瓌大怒遣使罵之伊利可汗其使率衆襲茹茹
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捨其子攝圖立
其弟俟斗稱爲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擊茹茹滅
之西破挹怛東走契丹北方戎狄悉歸之抗衡中夏後
與西魏師入侵東魏至于太原其俗畜牧爲事隨逐水
草不恒厥處穹廬毳帳被髮左衽食肉飲酪身衣裘褐
賤老貴壯官有葉護次設持鞞次俟利發次吐屯發下
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爲之有角弓鳴鏑甲稍刀劍
善騎射性殘忍無文字刻木爲契候月將滿輒爲寇鈔
謀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鬪傷人目者
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者則償賊

十倍有死者停屍帳中家人祝屬多殺牛馬而祭之遶帳號呼以刀劃面血淚交下七度而止於是擇日置屍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爲塋立屋其中圖畫死者形儀及其生時所經戰陣之狀嘗殺一人則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羣母及嫂五月中多殺羊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馳病終大抵與匈奴同俗木并位二十年卒復捨其子大邏便而立其弟是爲佗鉢可汗佗鉢以攝圖爲爾伏可汗統其東面又以其弟禿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時佗鉢控弦

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姻好傾府藏以事之佗鉢益驕每謂其下曰我在南兩兒常孝順何患貧也齊有沙門惠琳被掠入突厥中因謂佗鉢曰齊國富强者爲有佛法耳遂說以因緣果報之事佗鉢聞而信之建一伽藍遣使聘于齊氏求淨名涅槃華嚴等經并十誦律佗鉢亦躬自齋戒遠塔行道恨不生內地任位十年病且卒謂其子菴羅曰吾聞親莫過於父子吾兄不親其子委地於我我死汝當避大邏便也及佗鉢卒國中將立大邏便以其母賤衆不服菴羅母貴突厥素重之攝圖最後至謂國中曰若立菴羅者我當率兄弟以事之

如立大邏便我必守境利刃長矛以相待矣攝圖長而
且雄國人皆憚莫敢拒者竟立菴羅爲嗣大邏便不得
立心不服菴羅每遣人罵辱之菴羅不能制因以國讓
攝圖國中相與議曰四可汗之子攝圖最賢因迎立之
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鉢略治都斤
山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大邏便乃請沙鉢略
曰我與爾俱可汗子各承父後爾今極尊我獨無位何
也沙鉢略患之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
得衆北夷皆歸附之及高祖受禪待之甚薄北夷大怨
會營州刺史高寶寧作亂沙鉢略與之合軍攻陷臨渝

鎮上勅緣邊脩保鄣峻長城以備之仍命重將出鎮幽
并沙鉢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傷宗祀絕滅
每懷復隋之志日夜言之於沙鉢略由是悉衆爲寇控
弦之士四十萬上令柱國馮昱屯乙弗泊蘭州總管北
李長義守臨洮上柱國李崇屯幽州達奚長儒據周槃
皆爲虜所敗於是縱兵自木峽石門兩道來寇武威天
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盡天子震怒下詔
曰往者魏道衰敝禍難相尋周齊抗衡分割諸夏突厥
之虜俱通二國周人東慮恐齊好之深齊氏西虞懼周
交之厚謂虜意輕重國逐安危非徒並有大敵之憂思

減一邊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來往傾府庫之財棄於
沙漠華夏之地實爲勞擾猶復劫剝烽戍殺害吏民無
歲月而不有也惡積禍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言
萬方愍臣庶之勞除旣往之弊以爲厚歛兆庶多惠豺
狼未嘗感恩資而爲賊違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節之
以禮不爲虛費省徭薄賦國用有餘因入賊之物加賜
將士息道路之民務於耕織清邊制勝成策在心凶醜
愚闇未知深旨將大定之日比戰國之時乘昔世之驕
結今時之恨近者盡其巢窟俱犯北邊朕分置軍旅所
在邀截望其深入一舉滅之而遠鎮偏師逢而摧翦未

及南上遽已奔北應弦染鏑過半不歸且彼渠帥其數
凡五昆季爭長父叔相猜外示彌縫內乖心腹世行暴
虐家法殘忍東夷諸國盡挾私讎西戎羣長皆有宿怨
突厥之北奚丹之徒切齒磨牙常伺其便達頭前攻酒
泉其後于闐波斯挹怛三國一時卽叛沙鉢略近趣周
槃其部內薄孤束紇羅尋亦翻動往年利稽察大爲高
麗靺鞨所破娑毗設又爲紇支可汗所殺與其爲鄰皆
願諫剿部落之下盡異純民千種萬類仇敵怨偶泣血
拊心銜悲積恨圓首方足皆人類也有一於此更切朕
懷彼地咎徵祆作年將一紀乃獸爲人語人作神言云

其國亡訖而不見每冬雷震觸地火生種類資給惟藉
水草去歲四時竟無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燒盡饑疫死
亡人畜相半舊居之所赤地無依遷徙漠南偷存畧刻
斯蓋上天所忿驅就齊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時故選將
治兵羸糧聚甲義士奮發壯夫肆憤願取名王之首思
撻單于之背雲歸霧集不可數也東極滄海西盡流沙
縱百勝之兵橫萬里之衆亘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
掃此則王恢所說其猶射雍何敵能當何遠不服但皇
王舊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軌所棄得其地不可而
居得其民不忍皆殺無勞兵革遠規溟海諸將今行義

兼合育有降者納有違者死異域赫方被其擁抑放聽
復舊廣關邊境嚴治關塞使其不敢南望求服威刑臥
鼓息烽暫勞終逸制御夷狄義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
寧勞渭橋之拜普告海內知朕意焉於是以前王弘
上柱國豆盧勣竇榮定左僕射高頴右僕射虞慶則並
爲元帥出塞擊之沙鉢略率阿波貪汗二可汗等來拒
戰皆敗走遁去時虜饑甚不能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
多災疫死者極衆旣而沙鉢略以阿波驍悍忌之因其
先歸襲擊其部大破之殺阿波之母阿波還無所歸西
奔達頭可汗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爲西

面可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其部落歸之者將
十萬騎遂與沙鉢略相攻又有貪汗可汗素睦於阿波
沙鉢略奪其衆而廢之貪汗亡奔達頭沙鉢略從弟地
勤察別統部落與沙鉢略有隙復以衆叛歸阿波連兵
不已各遣使詣闕請和求援上皆不許會千金公主上
書請爲一子之例高祖遣開府徐平和使於沙鉢略晉
王廣時鎮并州請因其豐而乘之上不許沙鉢略遣使
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呂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
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使人開
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語具聞也皇帝是婦父卽是翁此

是丈夫卽是兒例兩境雖殊情義是一今重疊親舊子
子孫孫乃至萬世不斷上天爲證終不違負此國所有
羊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絲都是此物彼此有何異
也高祖報書曰大隋天子貽書大突厥伊利俱盧設莫
何沙鉢略可汗得書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旣是沙鉢略
婦翁今日看沙鉢略共兒子不異旣以親舊厚意常使
之外今特別遣大臣虞慶則往彼看女復看沙鉢略也
沙鉢略陳兵列其寶物坐見慶則稱病不能起且曰我
父伯以來不向人拜慶則責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謂慶
則曰可汗豺狼性過與爭將齧人長孫晟說諭之攝圖

辭屈乃頓顙跪受璽書以戴於首既而大慚其羣下因相聚慟哭慶則又遣稱臣沙鉢略謂其屬曰何名爲臣報曰隋國稱臣猶此稱奴耳沙鉢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僕射之力也贈慶則馬千匹并以從妹妻之時沙鉢略旣爲達頭所困又東畏契丹遣使告急請將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內有詔許之詔晉王廣以兵援之給以衣食賜以車服鼓吹沙鉢略因西擊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官軍爲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爲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何可汗臣攝圖言大

使尚書右僕射虞慶則至伏奉詔書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負荷不能答謝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順民望二儀之所覆載七曜之所照臨莫不委質來賓回首面內實萬世之一聖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聞也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過萬里士馬億數恒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與爲大頃者氣候清和風雲順序意以華夏其有大聖興焉况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豈敢阻兵恃險偷竊名號今便感

慕淳風歸心有道屈膝稽顙永爲藩附雖復南瞻魏闕
山川悠遠北面之禮不敢廢失當今侍子入朝神馬歲
貢朝夕恭承唯命是視至於削衽解辮革音從律習俗
已久未能改變闔國同心無不銜荷不任下情欣慕之
至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聞高祖下詔曰沙
鉢略稱雄漠北多歷世年百蠻之大莫過於此徃雖與
和猶是二國今作若臣便成一體情深義厚朕甚嘉之
荷天之休海外有截豈朕薄德所能致此已勅有司肅
告郊廟宜普頒天下咸使知聞自是詔答諸事並不稱
其名以異之其妻可賀敦周千金公主賜姓楊氏編之
屬籍改封大義公主策拜窟含真爲柱國封安國公宴
於內殿引見皇后賞勞甚厚沙鉢略大悅於是歲時貢
獻不絕七年正月沙鉢略遣其子入貢方物因請獵於
恒代之間又許之仍遣人賜其酒食沙鉢略率部落再
拜受賜沙鉢略一日手殺鹿十八頭齎尾舌以獻還至
紫河鎮其牙帳爲火所燒沙鉢略惡之月餘而卒上爲
廢朝三日遣太常弔祭焉贈物五千段初攝圖以其子
雍虞間性悞遺令立其弟葉護處羅侯雍虞間遣使迎
處羅侯將立之處羅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來多
以弟代兄以庶奪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當嗣位

我不憚拜汝也雍虞間又遣使謂處羅侯曰叔與我父
共根連體我是枝葉寧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葉令
叔父之尊下我卑雅又亡父之命其可廢乎願叔勿疑
相讓者五六處羅侯竟立是爲葉護可汗以雍虞間爲
葉護遣使上表言狀上賜之鼓吹幡旗處羅侯長願偃
背眉目踈朗勇而有謀以隋所賜旗鼓西征阿波敵人
以爲得隋兵所助多來降附遂生擒阿波旣而上書請
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議左僕射高頴進曰骨肉相殘
教之蠹也存養以示寬大上曰善頴因奉觴進曰自軒
轅以來獯粥多爲邊患今遠窮北海皆爲臣妾此之盛

事振古未聞臣敢再拜上壽其後處羅侯又西征中流
矢而卒其衆奉雍虞間爲主是爲頡伽施多那都藍可
汗雍虞間遣使詣闕賜物三千段每歲遣使朝貢時有
流人楊欽亡入突厥中謬云彭國公劉昶與宇文氏謀
反令大義公主發兵擾邊都藍執欽以聞并貢勃布魚
膠其弟欽羽設部落強盛都藍忌而擊之斬首於陣其
年遣其母弟禱但持勒獻于闐王杖上拜禱但爲柱國
康國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貢馬萬匹羊二
萬口駝牛各五百頭尋遣使請緣邊置市與中國貿易
詔許之平陳之後上以陳叔寶屏風賜大義公主主心

恒不平因書屏風爲詩叙陳亡自寄其辭曰盛衰等朝
暮世道若浮萍榮華實難守池臺終自平富貴今何在
空事寫丹青盃酒恒無樂弦歌詎有聲余本皇家子飄
流入虜庭一朝覩成敗懷抱忽縱橫古來共如此非我
獨申名唯有明君曲偏傷遠嫁情上聞而惡之禮賜益
薄公主復與西面突厥泥利可汗連結上恐其爲變將
圖之會主與所從胡私通因發其事下詔廢黜之恐都
藍不從遣奇章公牛弘將美妓四人以啗之時沙鉢略
子曰染干號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謂
之曰當殺大義主者方許婚突厥以爲然復譖之都藍

因發怒遂殺公主於帳都藍與達頭可汗有隙數相征
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十七年突利遣使來適女上
舍之太常教習六禮妻以宗女安義公主上欲離間北
夷故特厚其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爲使突厥
前後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
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
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爲邊患十八年詔蜀王
秀出靈州道以擊之明年又遣漢王諒爲元帥左僕射
高頴率將軍王弼上柱國趙仲卿並出朔州道右僕射
楊素率柱國李徹韓僧壽出靈州上柱國燕榮出幽州

以擊之雍虞間爲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
遂渡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上
令染干與雍虞間使者因頭特勒相辯詰染干辭直上
乃厚待之雍虞間弟都速六棄其妻子與突利歸朝上
嘉之勅染干與都速六樗蒲稍稍輸以寶物用慰其心
夏六月高頰楊素擊玷厥大破之拜染干爲意利珍豆
啓民可汗華言意智健也啓民上表謝恩曰臣旣家豎
立復改官名昔日姦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違法
上於朔州築大利城以居之是時安義主已卒上以宗
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者甚衆雍虞間又擊之上復
令人塞雍虞間侵掠不已遷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
發徙掘堙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爲啓民畜牧之地於是
遣越國公楊素出靈州行軍總管韓僧壽出慶州太平
公史萬歲出燕州大將軍姚辯出河州以擊都藍師未
出塞而都藍爲其麾下所殺達頭自立爲步迦可汗其
國大亂遣太平公史萬歲出朔州以擊之遇達頭於大
斤山虜不戰而遁追斬首虜二千餘人晉王廣出靈州
達頭遁逃而去尋遣其弟子俟利伐從磧東攻啓民上
又發兵助啓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磧啓民上表陳
謝曰大隋聖人莫緣可汗憐養百姓如天無不覆也如

地無不載也諸姓蒙威恩赤心歸服並將部落歸投聖人可汗來也或南入長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馬徧滿山谷染十譬如枯木重起枝葉枯骨重生皮肉千萬世長與大隋典羊馬也仁壽元年代州總管韓洪爲虜所敗於恒安廢爲庶人詔楊素爲雲州道行軍元帥率啓民北征斛薛等諸姓初附于啓民至是而叛素軍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啓民男女六千口雜畜二十餘萬而去素幸上大將軍梁默輕騎追之轉戰六十餘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歸啓民素又遣柱國張定和領軍大將軍劉昇別路邀擊並多斬獲而還兵旣

渡河賊復掠啓民部落素平驃騎范貴於窟結谷東南奮擊復破之追奔八十餘里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步迦尋亦大亂奚霫五部內從步迦奔吐谷渾啓民遂有其衆歲遣朝貢大業三年四月煬帝幸榆林啓民及義成公主來朝行宮前後獻馬三千匹帝大悅賜物萬三千段啓民上表曰已前聖人先帝莫緣可汗存在之日憐臣賜臣安義公主種種無少短臣種末爲聖人先帝憐養臣兄弟如惡相共殺臣臣當時無處去向上看只見天下看只見地實憶聖人先帝言語投命去來聖人先帝見臣大憐臣死命養活勝於往前

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還聚作
百姓也至尊今還如聖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還養
活臣及突厥百姓實無少短臣今憶想聖人及至尊養
活事具奏不可盡並至尊聖心裏在臣今非是舊日邊
地突厥可汗臣卽是至尊臣民至尊憐臣時乞依大國
服飾法用一同華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聞伏願天慈
不違所請表奏帝下其議公卿請依所奏帝以爲不可
乃下詔曰先王建國夷夏殊風君子教民不求變俗斷
髮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
弘矣何必化諸削衽縻以長纓豈遂性之至理非包含
之遠度衣服不同旣辨要荒之叙庶類區別彌見天地
之情仍璽書答啓民以爲疇此未靜猶須征戰但使好
心孝順何必改變衣服也帝法駕御千人大帳享啓民
及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其下各有
差復下詔曰德合天地覆載所以弗遺功格區寓聲教
所以咸洎至於梯山航海請受正朔襲冠解辮同彼臣
民是故王會納貢義彰前冊呼韓入臣待以殊禮突厥
意利珍寶啓民可汗志懷沈毅世脩藩職往者挺身違
難拔足歸仁先朝嘉此款誠授以徽號資其甲兵之衆
收其破滅之餘復祀於旣亡之國繼絕於不存之地斯

固施均亭育澤漸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祗奉靈命思播
遠猷光融合緒是以親巡朔野撫寧藩服啓民深委誠
心入奉朝覲率其種落拜首軒墀言念卅款良足嘉尚
宜隆榮數式優怙典可賜路車乘馬鼓吹幡旗贊拜不
名位在諸侯王上帝親巡雲內泝金河而東北幸啓民
所居啓民奉觴上壽跪伏甚恭帝大悅賦詩曰鹿塞鴻
旗駐龍庭翠輦迴氊帷望風舉穹廬向日開呼韓頓顙
至屠耆接踵來索辮擎羶肉韋韝獻酒杯何如漢天子
空上單于臺帝賜啓民及主金甕各一及衣服被褥錦
綵特勒以下各有差先是高麗私通使啓民所啓民推
誠奉國不敢隱境外之交是日將高麗使人見勅令牛
弘宣旨謂之曰朕以啓民誠心奉國故親至其所明年
當往涿郡爾還日語高麗王知宜早來朝勿自疑懼存
育之禮當同於啓民如或不朝必將啓民巡行彼土使
人甚懼啓民仍扈從入塞至定襄詔令歸藩明年朝於
東都禮賜益厚是歲疾終上爲之廢朝三日立其子咄
吉世是爲始畢可汗表請尚公主詔從其俗十一年來
朝於東都其年車駕避暑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
入寇圍帝於鴈門詔諸郡發兵赴行在所援軍方至始
畢引去由是朝貢遂絕明年復寇馬邑唐公以兵擊走

之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
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
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
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邏便也與沙鉢略有隙因
分爲二漸以強盛東拒都斤西越金山龜茲鐵勒伊吾
及西域諸胡悉附之大邏便爲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
素特勒之子是爲泥利可汗卒子達漫立號泥撒處羅
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

其弟婆實特勒開皇末婆實共向氏入朝遇達頭亂遂
留京師每舍之鴻臚寺處羅可汗居無恒處然多在烏
孫故地復立二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
胡國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婆官有俟發閭洪達以評
議國事自餘與東國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
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當大業初處羅可汗撫
御無道其國多叛與鐵勒屢相攻大爲鐵勒所敗時黃
門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聞國亂復知處羅思其
母氏因奏之煬帝遣司朝謁者崔君肅齎書慰諭之處
羅甚踞受詔不肯起君肅謂處羅曰突厥本一國也中

分爲二自相仇敵每歲交兵積數十年而莫能相滅者
明知啓民與處羅國其勢敵耳今啓民舉其部落兵且
百萬入臣天子甚有卅誠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
能獨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漢兵連二大國欲滅可汗耳
百官兆庶咸請許之天子弗違師出有日矣顧可汗母
向氏本中國人歸在京師處于賓館聞天子之詔懼可
汗之滅旦夕守闕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憐焉爲其輟策
向夫人又匍匐謝罪因請發使以召可汗令人內屬乞
加恩禮同於啓民天子從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稱藩
拜詔國乃永安而母得延壽不然者則向夫人爲誑天
子必當取戮而傳首虜庭發大隋之兵資北蕃之衆左
提右挈以擊可汗死亡則無日矣柰何惜兩拜之禮剿
慈母之命恡一句稱臣喪匈奴國也處羅聞之矍然而
起流涕再拜跪受詔書君肅又說處羅曰啓民內附先
帝嘉之賞賜極厚故致兵強國富今可汗後附與之爭
寵須深結於天子自表至誠旣以道遠未得朝覲宜立
一功以明臣節處羅曰如何君肅曰吐谷渾者啓民少
子莫賀咄設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義成公主妻於啓
民啓民畏天子之威而與之絕吐谷渾亦因憾漢故職
貢不脩可汗若請誅之天子必許漢擊其內可汗攻其

外破之必矣然後身自入朝道路無阻因見老母不亦
可乎處羅大喜遂遣使朝貢帝將西狩六年遣侍御史
韋節召處羅令與車駕會於大升拔谷其國人不從處
羅謝使者辭以佗故帝大怒無如之何適會其酋長射
匱遣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恃强大耳臣請
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
之孫世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
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則突厥勢
分兩從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館微諷
諭之帝於仁風殿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
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
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
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
者譎而得免射匱聞而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
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在路又被劫剝遁於高昌東
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
要左右馳至玉門關晉昌城矩遣向氏使詣處羅所論
朝廷弘養之義丁寧曉諭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
以七年冬處羅朝於臨朔宮帝享之處羅稽首謝曰臣
總西面諸蕃不得早來朝拜今參見遲晚罪責極深臣

心裏悚懼不能道盡帝曰往者與突厥相侵擾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與一家無異朕皆欲存養使遂性靈譬如天上止有一箇日照臨莫不寧帖若有兩箇三箇日萬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處羅總攝事繁不得早來相見今日見處羅懷抱豁然歡喜處羅亦當豁然不煩在意明年元會處羅上壽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聖人可汗千歲萬歲常如今日也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達度關牧畜會寧郡處羅從征高麗賜號爲曷薩那可汗賞賜甚厚十年正月以信義公主嫁焉賜錦綵袍千具綵萬匹帝將復其故地以遼東之役故未遑也每從巡幸江都之亂隨化及至河北化及將敗奔歸京師爲北蕃突厥所害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侯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潭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啞蘇婆那曷烏謹紇骨也啞於尼謹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達契等一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啞曷截撥忽比千具海曷比悉何

養蘇拔也未渴達等有三萬許兵得疑海東西有蘇路
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八千餘拂菻東則有恩屈
阿蘭北禱九離伏唄昏等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
雖姓氏各別總謂爲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
居無恒所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
以寇抄爲生近西邊者頗爲藝植多牛羊而少馬自突
厥有國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開皇末晉王諱
北征納民大破步迦可汗鐵勒於是分散大業元年突
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稅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
等恐爲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
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爲易勿真莫何可
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啞爲小可汗處
羅可汗旣敗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絕倫甚得衆心
爲鄰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
突厥同唯丈夫婚畢便就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舍
死者埋殯之此其異也大業三年遣使貢方物自是不
絕云

奚

奚本曰庫莫奚東部胡之種也爲慕容氏所破遺落者
竄匿松漠之間其俗甚爲不潔而善射獵好爲寇鈔初

臣於突厥後稍強盛分爲五部一曰辱紇王二曰莫賀
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爲其
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爲盛諸部皆
歸之每與契丹相攻擊虜獲財畜因而得賞死者以葦
薄裹屍懸之樹上自突厥稱藩之後亦遣使人朝或通
或絕最爲無信大業時歲遣使貢方物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爲慕容氏所破俱
竄於松漠之間其後稍大居黃龍之北數百里其俗頗
與靺鞨同好爲寇盜父母死而悲哭者以爲不壯但以

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
酌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
其無禮頑嚚於諸夷最甚當後魏時爲高麗所侵部落
萬餘口求內附止于白貌河其後爲突厥所逼又以萬
家竒於高麗開皇四年率諸莫賀弗來謁五年悉其衆
款塞高祖納之聽居其故地六年其諸部相攻擊久不
止又與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責讓之其國遣使詣闕頓
顙謝罪其後契丹別部出伏等背高麗率衆內附高祖
納之安置於渴奚那頡之北開皇末其別部四千餘家
背突厥來降上方與突厥和好重失遠人之心悉令

糧還本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徙逐水草當遼西正北二百里依託紇臣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爲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逐寒暑隨水草畜牧有征伐則酋帥相與議之興兵動衆合符契突厥沙鉢略可汗遣吐屯潘埜統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爲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分爲五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民貧弱突厥常以三吐屯總領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北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漸分爲二十五部每部有餘莫弗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髮婦人槃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籬條爲屋如突厥羶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爲棧或以皮爲舟者馬則織草爲鞵結繩爲纒寢則屈爲屋以籬條覆上移則載行以豬皮爲席編木爲藉婦女皆抱膝而坐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豬牛造酒食噉與韃韃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將去然後送牛馬爲聘更將歸家待有娠乃相隨還舍婦人不再嫁以爲死人之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爲大柵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年唯四哭其

國無鐵取給於高麗多貂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
韋分爲九部落繞吐紇山而居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
賀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貳之氣候最寒雪深沒馬
冬則入山居士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麀鹿射獵爲務食
肉衣皮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穿
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爲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
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北室韋不知爲
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南四
日行至深末但室韋因水爲號也冬片穴居以避太陰
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徑路險阻語言不通尤
多貂及青鼠北室韋時遣使貢獻餘無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爲中國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種落寔
繁迭雄邊塞年代遐邈非一時也五帝之世則有獯粥
焉其在三代則獫狁焉逮乎兩漢則匈奴焉當塗典午
則烏丸鮮卑焉後魏及周則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
繼互爲君長者也皆以畜牧爲業侵鈔爲資倏來忽往
雲飛鳥集智謀之士議和親於廟堂之上折衝之臣論
奮擊於塞垣之下然事無恒規權無定勢親疎因其強
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則款塞頓顙盛則彎弓寇掠屈申
異態強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帶所不加唯利是視不

顧盟誓至於莫相救讓驕黠憑陵和親約結之謀行師
用兵之前事史論之備矣故不詳而究焉及蠕蠕衰微
突厥始大至於木杆遂雄朔野東極東胡舊境西盡烏
孫之地彎弓數十萬列處於代陰南向以臨周齊二國
莫之能抗爭請盟好求結和親乃與周合從終亡齊國
高祖遷鼎厥徒孔熾負其衆力將蹈秦郊內自相圖遂
以乖亂達頭可汗遠遁啓民願保塞下於是推亡固存
及其舊地助討餘燼部衆遂強卒於仁壽不侵不叛暨
乎始畢未虧臣禮煬帝撫之非道始有鴈門之圍俄屬
羣盜並興於此寢以雄盛豪傑雖建名號莫不請好息

民於是分置官司總統中國子女王帛相繼於道使者
之車往來結轍自古蕃夷驕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聖
哲膺期掃除氛祲暗於時變猶懷旅拒率其羣醜屢隳
亭鄣殘毀我雲代搖蕩我大原肆掠於涇陽飲馬於渭
汭聖上竒謀潛運神機密動遂使百世不羈之虜一舉
而滅瀚海龍庭之地畫爲九州幽都窮髮之民隸於編
戶實帝皇所不及書契所未聞由此言之雖天道有盛
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爲而弗恃有而弗居類天地
之含容同陰陽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無得而稱
焉

隋書卷八十四終

隋書卷八十五

列傳第五十

特進臣魏徵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方從哲

承直郎國子監司業臣楊道賓等奉

勅重較刊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吳士元

承德郎司業仍加俸一級臣黃錦等奉

旨重修

夫肖形天地人稱最靈以其知父子之道識君臣之義
異夫禽獸者也傳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則君臣父
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
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猶天也天可讎乎是以有
罪歸刑見危授命竭忠貞以立節不臨難而苟免故聞

其風者懷夫慷慨千載之後莫不願以為臣此其所以
生榮死哀取貴前哲者矣至於委質策名代卿世祿出
受心膺之寄入叅帷幄之謀身處機衡肆趙高之姦宄
世荷權寵行王莽之桀逆生靈之所讎疾犬豕不食其
餘雖荐社汗宮彰必誅之豐斷棺焚骨明篡殺之咎可
以懲夫既往未足深誠將來昔孔子脩春秋而亂臣賊
子知懼抑使之求名不得欲蓋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
名以冠於篇首庶後之君子見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

弟智及

序

宇文化及左翊衛大將軍述之子也性兇險不循法度

奸乘肥挾彈馳騫道中由是長安謂之輕薄公子煬帝
為太子時常領千牛出入卧內累遷至太子僕數以受
納貨賄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復職又以其弟士
及尚南陽公主化及由此益驕處公卿間言辭不遜多
所陵轢見人子女狗馬珍玩必請託求之常與屠販者
遊以規其利煬帝即位拜太僕少卿益恃舊恩貪冒尤
甚大業初煬帝幸榆林化及與弟智及違禁與突厥交
市帝大怒囚之數月還至青門外欲斬之而後人城解
衣辮髮以公主故久之乃釋并智及並賜述為奴述薨
後煬帝追憶之遂起化及為右屯衛將軍智及為將作

少監是時李密據洛口煬帝懼留淮左不敢還都從駕
驍果多關中人久客羈旅見帝無西意謀欲叛歸時武
賁郎將司馬德戡摠領驍果屯於東城風聞兵士欲叛
未之審遣校尉元武達陰問驍果知其情因謀構逆共
所善武賁郎將元禮直閣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聞陛
下欲築宮丹陽勢不還矣所部驍果莫不思歸人人耦
語並謀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惡聞兵走即恐先事
見誅今知而不言其後事發又當族滅我矣進退為戮
將如之何虔通曰上實爾誠為公憂之德戡謂兩人曰
我聞關中陷沒李老常以華陰叛陛下收其二弟將盡

殺之吾等家屬在西安得無此慮也虔通曰我子弟已
壯誠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誅計無所出德戡曰同相憂
當共為計取驍果若走可與俱去虔通等曰誠如公言
求生之計無以易此因遞相招誘又轉告內史舍人元
敏鷹揚郎將孟秉符璽郎李覆牛方裕直長許弘仁薛
良城門郎唐奉義醫正張愷等日夜聚博約為刎頸之
交情相款昵言無迴避於座中輒論叛計並相然許時
李孝質在禁令驍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謀益急趙行樞
者樂人之子家產巨萬先交智及勲侍楊士覽者宇文
弼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聞之喜即共見德戡期

以二月十五日舉兵同叛劫十二衛武馬虜掠居人財物結黨西歸智及曰不然當今天實喪隋英雄並起同心叛者已數萬人因行大事此帝王業也德戡然之行樞薛良請以化及爲主相約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驚怯初聞大懼色動流汗久之乃定義寧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衆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詐以脅驍果謂許弘仁張愷曰君是良醫國家任使出言惑衆衆必信君可入備身府告識者言陛下聞說驍果欲叛多醞毒酒因享會盡鴆殺之獨與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驍果聞之遞相告語謀叛逾急德戡知計旣行遂

以十日摠召故人諭以所爲衆皆伏曰唯將軍命其夜奉義主閉城門乃與虔通相知諸門皆不下鑰至夜三更德戡於東城內集兵得數萬人舉火與城外相應帝聞有聲問是何事虔通僞曰草坊被燒外人救火故誼鬻耳中外隔絕帝以爲然孟秉智及於城外得十餘人劫候衛武賁馮普樂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換諸門衛士虔通因自開門領數百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武賁郎將元禮遂引兵進宿衛者皆走虔通進兵排左閣馳入永巷問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閣從往執帝帝謂虔通曰卿非

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將士思歸奉
陛下還京師耳帝曰與汝歸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
秉以甲騎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戰慄不能言人有來
謁之者但低頭據鞍荅云罪過時士及在公主第弗之
知也智及遣家僮莊桃樹就第殺之桃樹不忍執詣智
及久之乃見釋化及至城門德戡迎謁引入朝堂號爲
丞相令將帝出江都門以示群賊因復將入遣令狐行
達弑帝於宮中又執朝臣不同已者數十人及諸外戚
無少長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爲帝十餘月奪江
都人舟楫從水路西歸至顯福宮宿公麥孟才折衝郎
將沈光等謀擊化及反爲所害化及於是入據六宮其
自奉養一如煬帝故事每於帳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
者嘿然不對下牙時方收取啓狀共奉義方裕良愷等
叅決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復奪人車牛得二千兩並
載宮人珍寶其戈甲戎器悉令軍士負之道遠疲極三
軍始怨德戡失望竊謂行樞曰君大謬誤我當今撥亂
必藉英賢化及庸暗羣小在側事將必敗當若之何行
樞曰在我等爾廢之何難因共李本宇文導師尹正卿
等謀以後軍萬餘兵襲殺化及更立德戡爲王弘仁知
之密告化及盡收捕德戡及其支黨十餘人皆殺之引

兵向東郡通守王軌以城降之元文都推越王侗爲主
拜李密爲太尉令擊化及密遣徐勣據黎陽倉化及度
河保黎陽縣分兵圍勣密壁清淇與勣以烽火相應化
及每攻倉密輒引兵救之化及數戰不利其將軍于弘
達爲密所擒送於侗所饒烹之化及糧盡度永濟渠與
密決戰於童山遂入汲郡求軍糧又遣使拷掠東部吏
民以責米粟王軌怨之以城歸於李密化及大懼自汲
郡將率衆圖以北諸州其將陳智畧率嶺南饒果萬餘
人張童兒率江東饒果數千人皆叛歸李密化及尚有
衆二萬北走魏縣張愷等與其將陳伯謀去之事覺爲
化及所殺腹心稍盡兵勢日蹙兄弟更無他計但相聚
酣宴奏女樂醉後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爲計強
來立我今所向無成士馬日散負殺主之名天下所不
納今者滅族豈不由汝乎持其兩子而泣智及怒曰事
捷之日都不賜尤及其將敗乃欲歸罪何不殺我以降
建德兄弟數相鬪閱言無長幼醒而投飲以此爲怕其
衆多亡自知必敗化及歎曰人生故當死豈不一日爲
帝乎於是鴆殺浩僭皇帝位於魏縣國號許建元爲天
壽署置百官攻元寶藏於魏州四旬不尅反爲所敗亡
失千餘人乃東北趣聊城將招携海曲諸賊時遣士及

狗濟北求餽餉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撫山東等招化
及化及不從神通進兵圍之十餘日不尅而退竇建德
悉眾攻之先是齊州賊帥王薄聞其多寶物詐來投附
化及信之與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禽化及悉
虜其眾先執智及元武達孟秉楊士覽許弘仁皆斬之
乃以轎車載化及之河間數以殺君之罪并二子承基
承趾皆斬之傳首於突厥義成公主梟於虜庭士及自
濟北西歸長安智及幼頑凶好與人羣鬪所共遊處皆
不逞之徒相聚鬪雞習放鷹狗初以父功賜爵濮陽郡
公蒸淫醜穢無所不爲其妻長孫妬而告述述雖爲隱

而大忿之織芥之讐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輕忽
之唯化及每事營護父再三欲殺輒赦免之由是頗相
親昵遂勸化及遣人入蕃私爲交易事發當誅述獨證
智及罪惡而爲化及請命帝因兩釋述將死抗表言其
凶勃必且破家帝後思述授智及將作少監其江都弒
逾之事智及之謀也化及爲丞相以爲左僕射領十二
衛大將軍化及僭號封齊王竇建德破聊城獲而斬之
并其黨十餘人皆暴屍梟首

司馬德戡

司馬德戡扶風雍人也父元謙仕周爲都督德戡幼孤

以屠豕自給有桑門釋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撫教之因
解書計開皇中爲侍宮漸遷至大都督從楊素出討漢
王諒充內管左右進止便僻俊辯多姦計素大善之以
勲授儀同三司大業三年爲鷹揚郎將從討遼左進位
正議大夫遷武賁郎將煬帝甚昵之從至江都領左右
備身驍果萬人營於城內因隋末大亂乃率驍果謀反
語在化及事中旣獲煬帝與其黨孟秉等推化及爲丞
相化及首封德戡爲溫國公邑三千戶加光祿大夫仍
統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後數日化及署諸將分配士卒
乃以德戡爲禮部尚書外示美遷實奪其兵也由是憤
怨所獲賞物皆賂於智及智及爲之言行至徐州捨舟
登陸令德戡將後軍乃與趙行樞李本尹正卿宇文導
師等謀襲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結爲外助遷延未發
以待使報許弘仁張愷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
陽爲遊獵至于後軍德戡不知事露出營參謁因命執
之并其黨與化及責之曰與公勳力共定海內出於萬
死今始事成願得同守富貴公又何爲反也德戡曰本
殺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於物情不獲
已也化及不對命送幕下縊而殺之時年三十九

裴虔通

裴虔通河東人也初煬帝爲晉王以親信從稍遷至監門校尉煬帝卽位擢舊左右授宣惠尉遷監門直閣累從征役至通議大夫與司馬德戡同謀作亂先開宮門騎至成象殿殺將軍獨孤盛擒帝于西閣化及以虔通爲光祿大夫莒國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鎮徐州化及敗後歸於大唐卽授徐州總管轉辰州刺史封長蛇男尋以隋朝殺逆之罪除名徙於嶺表而死

王充

王充字行滿本西域人也祖支頹樛徙居新豐頹樛死其妻少寡與儀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瓊粲遂納之以爲小妻其父收幼孤隨母嫁粲粲愛而養之因姓王氏官至懷汴二州長史充捲髮豺聲沉猜多詭詐頗窺書傳尤好兵法曉龜策推步盈虛然未嘗爲人言也開皇中爲左翊衛後以軍功拜儀同授兵部員外善敷奏明習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駁難之者充利口飾非辭義鋒起衆雖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稱爲明辯煬帝時累遷至江都郡丞時帝數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顏色阿諛順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領江都宮監乃雕飾池臺陰奏遠方珍物以媚於帝由是益昵之大業八年隋始亂充內懷徼倖卑身禮士陰結豪俊多收衆

心江淮間人素輕悍又屬盜賊羣起人多犯法有繫獄
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樹私恩及楊玄感反吳人朱
燮晉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應之自稱將軍擁衆十餘
萬帝遣將軍吐萬緒魚俱羅討之不能尅充募江都萬
餘人擊頻破之每有尅捷必歸功於下所獲軍實皆推
與士卒身無所受由此人爭爲用功居多十年齊郡賊
帥孟讓自長白山寇掠諸郡至盱眙有衆十餘萬充以
兵拒之而羸師示弱保都梁山爲五柵相持不戰後因
其懈弛出兵奮擊大破之乘勝盡滅賊讓以數十騎遁
去斬首萬人六畜軍資莫不盡獲帝以充有將帥才略
始遣領兵討諸小盜所向皆破之然性矯僞詐爲善能
自勤苦以求聲譽十二年突厥圍帝于鴈門充盡發江
都人將往赴難在軍中反首垢面悲泣無度曉夜不解
甲藉草而卧帝聞之以爲愛已益信任之十二年遷江
都通守時馱次之格謙爲盜數年兵十餘萬在豆子虺
中充帥師破斬之威振群賊又擊盧明月破之於南陽
斬首數萬虜獲極多後還江都帝大悅自執杯酒以賜
之時充又知帝好內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並願備後
庭無由自進帝逾喜因密令閱視諸女姿質端麗合相
者取正庫及應入京物以娉納之所用不可勝計帳上

云勅別用不顯其實有合意者則厚賞充或不中者又以賚之後令以舩送東京而道路賊起使者苦役於淮泗中沉舩溺之者前後十數或有發露充爲秘之又遽簡閱以供進是後益見親昵遇李密攻陷興洛倉進逼東都官軍數却光祿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惡之大發兵將討焉發中詔遣充爲將軍於洛口以拒密前後百餘戰互有勝負充乃引軍度洛水逼倉城李密與戰充敗績赴水溺死者萬餘人時天寒大雪兵士旣度水衣皆霑濕在道凍死者又數萬人比至河陽纔以千數充自繫獄請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還都收合

亡散復得萬餘人屯於含喜城中不敢復出宇文化及殺帝於江都充與太府卿元文都將軍皇甫無逸右司郎盧楚奉侗爲主侗以充爲吏部尚書封鄭國公及侗取元文都盧楚之謀拜李密爲太尉尚書令密遂稱臣復以兵拒化及於黎陽遣使告捷衆皆悅充獨謂其麾下諸將曰文都之輩刀筆吏耳吾觀其勢必爲李密所擒且吾軍人每與密戰殺其父兄子弟前後已多一旦爲之下吾屬無類矣出此言以激怒其衆文都知而大懼與楚等謀將因充入內伏甲而殺之期有日矣將軍段達遣其女婿張志以楚謀告之充夜勒兵圍宮城將

軍賁曜田世闇等與戰於東太陽門外曜軍敗充遂攻
門而入無逸以單騎遁走獲楚殺之時宮門尚閉充令
扣門言於侗曰元文都等欲執皇帝降於李密段達知
而以告臣臣非敢謀反誅反者耳文都聞變入奉侗於
乾陽殿陳兵衛之令將帥乘城以拒難兵敗又獲文都
殺之侗命開門以納充充悉遣人代宿衛者乃入謁頓
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無狀謀相屠害事急爲此不敢
背國侗與之盟充尋遣韋節等諷侗令拜爲尚書左僕
射摠督內外諸軍事又授其兄憚爲內史令人居禁中
未幾李密破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戰死士卒皆勸充

欲乘其敝而擊之恐人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
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
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
出此言以惑之衆皆請戰充簡練精勇得二萬餘人馬
千餘遷營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
化及有輕充之心不設壁壘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
山伏溪谷中令軍秣馬蓐食旣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
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蔽
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者
卽入縱火密軍大驚而潰降其將張童兒陳智略進下

偃師初充兄偉及子玄應隨化及至東郡密得而囚之於城中至是盡獲之又執密長史邴元真妻子司馬鄭虔象之母及諸將子弟皆撫慰之各令潛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鄭虔象等舉倉城以應之密以數十騎遁逸充悉收其衆而東盡于海南至于江悉來歸附充又令韋節諷侗拜爲大尉署置官屬以尚書省爲其府尋自稱鄭王遣其將高略帥師攻壽安不利而旋又帥師攻圍穀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稱相國受九錫備物是後不朝侗矣有道士相法嗣者自言解圖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閉房記畫作丈夫持一十以驅羊法嗣云

史臣曰化及庸悞下才資恩累葉王充斗筭小器遭逢時幸俱蒙獎擢禮越舊臣旣屬崩剝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圖干紀率羣不逞職爲亂階拔本塞源裂冠毀冕或躬爲戎首或親行鴆毒疊深指鹿事切食踏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憤故梟獍凶魁相尋菹戮蛇豕醜類繼踵誅夷快忠義於當年垂炯戒於來葉嗚呼爲人臣者可不殷鑒哉可不殷鑒哉

列傳卷第五十

隋書八十五

隋書自開皇仁壽時王劭纂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爲
篇次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序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
令狐德棻奏請脩五代史五代謂梁陳齊周隋也十二月詔中書
令封德彝舍人顏師古脩隋史綿歷數載不就而罷正
觀三年續詔秘書監魏徵脩隋史左僕射房喬總監徵
又奏於中書省置秘書內省令前中書侍郎顏師古給
事中孔穎達著作郎許恭宗撰隋史徵總知其務多所
損益務存簡正序論皆徵所作凡成帝紀五列傳五十
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詣闕上之十五年又詔左僕射于
志寧太史令李淳風著作郎韋安仁符璽郎李延壽同

脩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顯慶元年五月己卯

太尉長孫無忌等詣朝堂上進詔藏秘閣後又編第八

隋書其實別行亦呼爲五代史志案魏徵本傳正觀七年爲侍中十五年

史成加光祿大夫進封鄭國公俄請遜位拜特進今諸
本並云特進又經籍志四卷獨云侍中鄭國公魏徵撰
無忌傳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詔監脩疑當時先已刊脩
無忌因成書而進今紀傳題以徵志以無忌從衆本所
載也紀傳亦有題太子少師許恭宗撰按恭宗傳正觀
八年除著作郎脩國史遷中書舍人十年左授授州司
馬龍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師與今錄年十月官位不同疑
後人所益房喬志寧初並受詔又李延壽傳云被詔與
著作佐郎恭播同脩五代史志按延壽正觀三年與顏
師古同被勅脩隋史其年以內憂去職今諸本並不載
喬等名位天文律曆五行三志皆淳風獨作五行志序
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傳未嘗受詔撰述疑祗爲一序
今故畧其名氏

隋書卷八十五

天聖二年五月十一日上 御藥供奉藍元用奉傳

聖旨齋

禁中隋書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

勅差官校勘

時命臣綬臣燁提點左正言直史館張觀等校勘觀尋為度支判官請命黃熿代之

仍內出版式雕造

隋書卷八十五終

